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

三十九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八

唐紀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 春

諱隆基睿宗第三子也始封楚王改封臨淄中宗為韋皇后安樂公主所鳩弒王率兵入誅韋后等奉睿宗輔政睿宗即位立王為太子景雲二年令太子監國先天元年七月傳位于太子八月太子即位

蔣欽 緒戒 至忠

先天元年二月蒲州刺史蕭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公主引為刑部尚書華州長史蔣欽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為非分妄求至忠不應欽緒退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可哀也哉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弟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遽策馬而去 薛訥鎮幽州二十餘年吏民安之未嘗舉兵出塞虜亦不敢犯 秋七月彗星出西方經軒轅彗徐醉切妖星軒于元切史記天官書軒轅黃龍躔西方經軒轅子孟康曰形如騰龍接神契曰軒轅十一星名官所居也入太微至于大角說岳切史記天官書曰大角天王帝庭也晉書天文志大角在攝提間大角天王坐也又為天

蓋九一八

棟正經 太平公主任術者言於上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及

太平 公主 以星 變開 太子

玄宗 即位

心前上思尋切史記天官書曰心為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星庶子後星皆有變皇太子當為天子注以是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太平公主及其黨皆力諫以為不可上曰中宗之時羣姦用事夫變屢臻朕時請中宗擇賢子立之以應災異中宗不悅朕憂恐數日不食豈可在彼則能勸之在己則不能邪太子聞之馳入見自投於地叩頭請曰臣以微功不次為嗣懼不克堪未審陛下遽以大位傳之何也上曰社稷所以再安吾之所以得天下者皆汝力也今帝座有災故以授汝轉禍為福汝何疑邪壬辰制傳位於太子太子上表固辭太平公主勸上雖傳位猶宜自總大政上乃謂太子曰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耶昔舜禪禹猶親巡狩朕雖傳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兼省之 八月庚子玄宗即位尊睿宗為太上皇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決於上皇丙午立妣王氏為皇后 十二月刑部尚書李日知請致仕日知在官不行捶撻而事集刑部有令史受敕三日志不行日知怒索杖集羣

玄宗

官自此盛

上講武驪山下

魏知古告公作亂

太平公主賜死

玄宗

餘人除三品將軍者浸多衣緋紫至千餘人官官之盛自此始國官范祖禹唐鑑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更變祖宗之舊也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高出羣臣之表然未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為姦也明皇不戒履霜之漸而輕變太宗之制崇信官者增多其負自是以後寢干國政其源一啓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為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冬十月引見京畿縣令戒以歲饑惠養黎元之意上幸新豐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旌旗連亘五十餘里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於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跪於馬前諫曰元振有大功於社稷不可殺乃流新州斬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以其制軍禮不肅故也時二大臣得罪諸軍多震懼失次懼之涉切懼也惟左軍節度薛訥朔方道大揔管解琬二軍不動上遣輕騎召之皆不得入其陣上深歎美慰勉之甲辰獵于渭川上欲以同州刺史

蓋九一八

三

13

於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為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既光臨大寶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秋七月魏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亂上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及王毛仲姜皎李令問王守一高力士李守德等定計誅之甲子上因王毛仲取閑廐馬閑何閒切關也廐居又切周禮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注云每廐為一閑唐制尚乘奉御掌內外閑廐之馬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騊駼五曰騊駼六曰天苑及兵三百餘人與同謀十餘人自武德殿入虔化門召元楷慈先斬之擒膺福猷於內客省以出執至忠義於朝堂皆斬之太平公主逃入山寺三日乃出賜死于家公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薛崇簡以數諫其母被撻特免死賜姓李官爵如故賞功臣郭元振等官爵第舍金帛有差以高力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天后雖女主官官亦不用事中宗時嬖倖猥多官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上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為太子奏為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官官稍增至三千

官官自此盛

上講武驪山下

獵渭川姚元之

姚元之陳十事

奏

餘人除三品將軍者浸多衣緋紫至千餘人官官之盛自此始傳范祖禹唐鑑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更變祖宗之舊也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高出羣臣之表然未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為姦也明皇不戒履霜之漸而輕變太宗之制崇信官者增多其負自是以後寢于國政其源一啓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為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冬十月引見京畿縣令戒以歲饑惠養黎元之意上幸新豐且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旌旗連亘五十餘里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於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跪於馬前諫曰元振有大功於社稷不可殺乃流新州斬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以其制軍禮不肅故也時二大臣得罪諸軍多震懼失次懼之涉切懼也惟左軍節度薛訥朔方道大摠管解琬二軍不動上遣輕騎召之皆不得入其陣上深歎美慰勉之甲辰獵于渭川上欲以同州刺史

蓋九一八

三

姚元之為相張說疾之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上不納又使殿中監姜皎言於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摠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上問為誰皎曰姚元之文武全才直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也汝何得面欺罪當死皎叩頭首服上即遣中使召元之詣行在既至上方獵引見帝曰卿宜遂相朕崇奏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能行臣敢辭上問之崇曰臣願政先仁恕不賞邊功法行自近始宦豎不與政却戚里之貢獻不使戚屬任臺省接臣下以禮忠臣得批逆鱗絕佛道之營造以漢祿莽閻梁為戒帝曰朕能行之翌日即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元之吏事明敏三為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屯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默記上初即位勵精為治每事訪於元之元之應答如響同僚皆唯諾而已故上專委任之元之請抑權倖愛爵賞納諫諍却貢獻不與羣臣褻狎上私曠上皆納之姚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上仰視殿屋元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摠萬機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

任元
庶政

元之
復名
崇

左遷
張說

太常
禮樂
之司

置梨
園弟
子

素楚
客諫
悅鄭
聲

姚崇
請抑
佛法

崇

奏聞共議之郎吏甲秩乃一一以煩朕邪會力士宣事至省中為元之道上語元之乃喜聞者皆服上識人君之體左拾遺曲江張九齡以元之有重望為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諂躁進純厚元之嘉納其言並出崇本傳十二月赦天下改尚書左右僕射為左右丞

相中書省為紫微省門下省為黃門省侍中為監雍州為京兆府洛州為河南府長史為尹司馬為少尹壬寅以姚元之兼紫微令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敕都督刺史都護將之官皆引面辭畢側門取進止姚崇既為相紫微令張說懼乃潛詣岐王申

款它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蹇上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為輔臣而密乘車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說左遷相州刺史崇本傳二年春正月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迹

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衣為恒式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精曉音律劣戊切音謂五音宮商角徵羽律有十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禁中蓬萊宮側更置左右

教坊于京都以中官為之使自是不隸太常以教俗樂命右驍衛將軍范及為之使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法曲如字初隋有法曲其聲清而近雅明皇愛之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於梨園號梨園子弟居北院謂之皇帝梨園弟子又教

宮女使習之又選伎女置宜春院給賜其家禮部侍郎張廷珪酸棗尉素楚客皆上疏以為上春秋鼎盛宜崇經術邇端士尚撲素撲四角切尚撲素謂教尚質朴見素守貞深以悅鄭聲好遊獵為不尚文飾也老子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戒上雖不能用欲開言路咸嘉賞之中宗以來貴戚爭營佛寺

奏度人為僧兼以偽妄富戶彊丁多削髮以避徭役所在充滿姚崇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佛符勿切澄本姓帛氏天竺人善誦神呪役使鬼神石勒重之號曰大和尚亂先化矣遂卒明年季龍死遂大亂石勒當滅吾及未鳩摩羅什不能存秦之禮仍使人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姚氏僭國號秦尋齊襄梁武未免禍殃但使蒼生安樂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姦

人使壞正法上從之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以偽妄還俗者二千餘人薛王業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御史彈奏業為之請救紫微黃門覆按姚崇盧懷慎等奏仙童罪狀明白御史所言無所枉

貴戚束手
思徐有功

請謁不行

放酷吏終身勿齒

姚崇引古為相

姚崇不隱其子

上友愛兄弟

宗

不可縱捨上從之由是貴戚束手 敕自今所在毋得創建佛寺

舊寺頽壞應葺者詣有司陳牒檢視然後聽之 上思徐有功

法平直以其子大理司直掄龍春為恭陵令寶孝諡之子光祿卿

幽公希瑊等上古咸胡請以己官爵讓掄以報其德由是掄累遷

申王府司馬功傳 申王成義請以其府錄事閻楚珪為其府參

軍上許之姚崇盧懷慎上言先嘗得旨云王公駙馬有所奏請非

墨敕皆勿行臣竊以量材授官當歸有司若緣親故之恩得以官

爵為惠踵習近事實紊紀綱事遂寢由是請謁不行 或告太子

少保劉幽求太子詹事鍾紹京有怨望語下紫微省按問幽求等

不服姚崇盧懷慎薛訥言於上曰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閑職微有

沮喪人情或然功業既大榮寵亦深一朝下獄慮驚遠聽乃貶幽

求為睦州刺史紹京為果州刺史幽求本傳 敕涪州刺史周利貞

等唐房九切十三人皆天后時酷吏比周興等情狀差輕且放歸草澤

終身勿齒唐房九切 五月以歲饑悉罷負外試檢校官自今非戰功

及別敕毋得注擬。吐蕃相分達延遺宰相書請先遣解琬至河

源正二國封疆然後結盟琬嘗為朔方大摠管故吐蕃請之時琬

已致仕復召拜左散騎常侍而遣之琬上言吐蕃必陰懷叛計請

預屯兵十萬於秦渭等州以備之 黃門監魏知古本起小吏因

姚崇引薦以至同為相崇意輕之請知古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

事遣吏部尚書宋璟於門下過官知古銜之崇二子分司東都侍

其父有德於知古頗招權請託知古歸悉以聞它日上從容問崇

卿子才性何如今何官也崇揣知上意對曰臣有三子兩在東都

為人多欲而不謹見必以事干魏知古臣未及問之耳上始以崇

必為其子隱及聞崇奏喜問卿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微時臣知而

翼之臣子愚以為知古必德臣容其為非故敢干之耳上於是

崇為無私而薄知古負崇欲斥之崇固請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

撓撓女巧切又女切陛下赦其罪已幸矣苟因臣逐知古天下必以陛

下為私於臣累聖政矣上乃許之知古罷為工部尚書宗傳

宋王成器申王成義於上兄也岐王範薛王業上之弟也幽王守

禮上之從兄也上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為長枕大被

煮藥
須

銷金
銀焚
錦繡

禁僧
道

花萼
樓

論姚
崇諂

玄宗

與兄弟同寢諸王每旦朝於側門上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
 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幄乙角切帷
 也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或講論賦詩間以飲酒博奕遊
 獵奕奕益切諸王或有疾上為之終日不食終夜不寢業嘗疾上
 方臨朝須臾之間使者十返上親為業者煮藥回飈吹火誤執上須
 臾甲遙切說文扶搖風也字作颺又亦作飄通作焱音紕招切回
 風也須詢趨切說文面毛也徐鉉云俗作鬚非是所須之須本借
 耻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王飲此藥而愈須何足惜成器尤恭慎
 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上愈信重之羣臣以成器等地逼請循
 故事出刺外州六月以宋王成器兼岐州刺史申王成義兼幽州
 刺史幽王守禮兼虢州刺史令到官但領大綱自餘州務皆委上
 佐主之是後諸王為都護都督刺史者並準此細睿宗吐蕃使
 其宰相尚飲藏來獻盟書上以風俗奢靡秋七月制乘輿服御
 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
 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其舊成錦繡聽染為皂自今天下
 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違者杖一百工人減一等罷兩京織

卷九十八

六

錦坊

臣光曰明皇之始欲為治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
 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慎哉
 丁未襄王重茂薨追謚曰殤皇帝禁百官家母得與僧尼道士
 往還禁人間鑄佛寫經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為離宮支切子虛賦離宮別館彌山跨谷秦作離宮三百制許之始作興慶
 宮仍各賜成器等宅環於宮側環音官又於宮西南置樓題其西
 曰花萼相輝之樓萼逆各切花附承花者也花萼相輝取詩常南
 曰勤政務本之樓上或登樓聞王奏樂則召升樓同宴或幸其所
 居盡歡賞賚優渥齊洛代切賜也先是二月朔太史奏太
 陽應虧不虧姚崇表賀請書之史冊從之八月太子賓客薛謙光
 獻武后所製豫州鼎銘其末云上玄降鑒方建隆基以為上受命
 之符姚崇表賀且請宣示史官頒告中外

臣光曰日食不驗太史之過也而君臣相賀是誣天也采偶然
 之文以為符命小臣之諂也而宰相因而實之是侮其君也上

修常
平倉

薛訥
蕃破吐

立皇
太子

懷慎
儉素

懷慎
鎮雅

懷慎
伴食
宰相

論懷
慎之
賢

卷宗

誣於天下侮其君以明皇之明姚崇之賢猶不免於是豈不惜哉
敕以歲稔傷農切熟也甚令諸州修常平倉法江嶺淮浙劍南地下
濕不堪貯積不在此例 突厥葛邏祿等部落詣涼州降 冬十

月吐蕃復寇渭源甲子薛訥與吐蕃戰於武街大破之時大僕少
卿隴右羣牧使王晙帥所部二千人與訥會擊吐蕃至達延將吐
蕃十萬屯大來谷晙選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襲之多置鼓角於其
後五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鳴角以應之虜以為大軍至驚懼自

相殺傷死者萬計晙復夜出兵襲之虜大潰豐安軍使王海賓戰
死姚崇盧懷慎等奏頃者吐蕃以河為境神龍中尚公主遂踰河

築城置獨山九曲兩軍去積石三百里又於河上造橋今吐蕃既
叛宜毀橋拔城從之以王海賓之子忠嗣為朝散大夫尚輦奉御

養之宮中 立皇子嗣真為鄆王上慈陵切故鄆國在東海嗣初為鄆王嗣主

為鄆王上於申切故鄆地在濮陽立郢王嗣謙為皇太子嗣真上之長子母曰

劉華妃嗣謙次子也母曰趙麗妃麗妃以倡進有寵於上故立之

三年春正月以盧懷慎檢校吏部尚書兼黃門監懷慎清謹儉素

盧懷慎

七

不營資產雖貴為卿相所得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飢寒所居

不蔽風雨姚崇嘗有子喪謁告十餘日謂於歇切請也告政事委

積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於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

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得色顧謂紫微舍人齊幹

曰余為相可比何人幹未對崇曰何如管晏幹曰管晏之法雖不

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為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

如何幹曰公可謂救時之相耳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

懷慎與崇同為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臣光曰昔鮑叔之於管仲子皮之於子產皆位居其上能知其

賢而下之授以國政孔子美之曹參自謂不及蕭何一遵其法

無所變更漢業以成夫不肖用事為其僚者愛身保祿而從之

不顧國家之安危是誠罪人也賢智用事為其僚者愚惑以亂

其治專固以分其權媚嫉以毀其功媚莫報切如也媚昨昔切

之同心戮力以濟明皇太平之政夫何罪哉秦誓曰如有一介

論捕蝗事

選學士侍讀

孝嵩威振西域

李傑糾崔日知

玄宗

臣斷斷荷無它技斷丁亂切又音短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懷慎之謂矣職主也

山東大蝗民或於田旁焚香膜拜上蒙通切胡人拜設祭而不敢殺姚崇奏遣御史都督州縣捕而瘞之議者以為蝗衆多除不可盡上亦

疑之崇曰今蝗滿山東河南北之人流亡殆盡豈可坐視食苗曾不救乎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上乃從之盧懷慎以為殺

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而愈疾蛭職日切水蟲黃而新書楚王食寒菹而得蛭恐左右見而監食不誅則發法遂吞之令尹賀孫叔殺蛇而曰王有仁德天之所輔也是夜嘔而蛭出久疾皆愈孫叔殺蛇而致福復見乃斷之其母曰汝有陰德必不死也後人奈何不忍於蝗

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日使入內侍讀盧

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九月以懷素為左散騎常侍使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每至閣門令乘肩輿以進親送迎之待以

師傅之禮以無量羸老特為之造腰輿在內殿令內侍舁之朱玠

卷九十八

八

論文共初監察御史張孝嵩奉使廓州還陳磧西利害請往察

其形執上許之聽以便且從事技汗那者古烏孫也內附歲久吐蕃與大食共立阿了達為王發兵攻之技汗那王兵敗奔安西求

救孝嵩謂都護呂休璟曰不救則無以號令西域遂帥旁側戎落兵萬餘人出龜茲西數千里下數百城長驅而進是月攻阿了達

于連城孝嵩自擐甲督士卒急攻自已至西屠其二城俘斬千餘級阿了達與數騎逃入山谷孝嵩傳檄諸國威振西域大食康居

大宛罽賓等罽賓西域國八國皆遣使請降勒石紀功而還會有言其賊汗者坐繫涼州獄貶靈州兵曹參軍京兆尹崔日知貪暴

不法御史大夫李傑將糾之日知反構傑罪十二月侍御史楊瑒廷奏曰若糾彈之司使姦人得而恐喝上欺用切下許則御史臺可廢矣上遽命傑視事如故日知為歙縣丞歙失涉切屬歙州

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簡刺史縣令停按察使上命召尚書省官議之姚崇以為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况天下三

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乃止

殺長孫昕
以謝百僚
諸王遙領
節度

京官為登
仙

若水禽鳥
諫捕

賞諫

試縣
令以
策理人

宗

四年春正月皇后妹夫長孫昕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協昕與其妹夫楊仙玉於里巷伺傑而歐之傑上表自訴曰髮膚見毀雖則痛心冠冕被陵誠為辱國上大怒命於朝堂杖殺以謝百僚仍以敕書慰傑曰昕等朕之密戚不能訓導使陵犯衣冠雖實以極刑未足謝罪卿宜以剛腸疾惡勿以凶人介意介居拜切間以郾王嗣直為安北大都護陝王嗣昇為安西大都護二王皆不出閣諸王遙領節度自此始 二月以尚書右丞倪若水為汴州刺史兼河南采訪使上雖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為之然當時士大夫猶輕外任楊州采訪使班景倩入為大理少卿過大梁若水餞之佇立望其行塵久之乃返謂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上嘗遣宦官詣江南取鷓鴣鷓鴣等鷓居肴切鷓會經切郭璞曰家養之以厭火災鷓苦子切鷓畜力切鷓鷓水鳥色黃赤有班文食短爪蟲在水中江東諸郡皆有之欲置苑中使者所至煩擾道過汴州倪若水上言今農桑方急而羅捕禽鳥以供園池之翫遠自江嶺水陸傳送食以梁肉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為賤人而貴鳥乎陛下當以鳳凰為凡鳥麒麟為凡獸麟渠切

鑑九一八

九

麟仁獸王者之嘉瑞也曰麟也况鷓鴣鷓鴣曷足貴也上手敕曰麟孔衍圖曰麟仁獸木之精也謝若水賜帛四十段縱散其鳥水傳若山東蝗復大起姚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劉聰時常捕埋之為害益甚拒御史不從其命崇牒若水曰劉聰為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若水乃不敢違夏五月甲辰敕委使者詳察州縣捕蝗勤惰者各以名聞由是連歲蝗災不至大饑崇或言於上曰今歲選叙大濫縣令非才及入謝上悉召縣令於宣政殿庭試以理人策惟郵城令韋濟詞理第一擢為醴泉令餘二百餘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吏部侍郎盧從愿左遷豫州刺史李朝隱左遷滑州刺史從愿典選六年與朝隱皆名稱職初高宗之世馬載裴行儉在吏部最有名時人稱吏部前有馬裴後有盧李濟嗣立之子也本傳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寶可往營置因言市舶之利船薄陌又欲往師子國求靈藥師子西域海師子因以各國及善醫之姬威遇切寘之宮掖上命監察御史

楊範臣諫
求奇寶

上皇崩

盧懷慎薦賢

姚崇信任

姚崇薦宋璟自代
宋璟風度凝遠

宋璟抑武功

宗

楊範臣與胡人借往來之範臣從容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乎彼市舶與商賈爭利殆非王者之體胡藥之性中國多不能知况於胡姬豈宜實之宮掖夫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觸冒炎瘴死不敢辭此特胡人眩惑求媚無益聖德竊恐非陛下之意願熟思之上遽自引咎慰諭而罷之 六月癸亥上皇崩于百福殿己巳以上女萬安公主為女官欲以追福 十一月黃門監盧懷慎疾亟上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並明時重器所坐者小所弃者大望垂矜錄上深納之乙未薨家無餘蓄惟一老蒼頭蒼頭奴也請自鬻以辦喪事本以尚書左丞源乾曜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姚崇無居第寓居罔極寺以病店謁告店詩盧上遣使問飲食起居狀日數十輩源乾曜奏事或稱自上輒曰此必姚崇之謀也或不稱首輒曰何不與姚崇議之乾曜常謝實然每有大事上常令乾曜就寺問崇癸卯乾曜請遷崇於四方館仍聽家人入侍疾上許之崇以四方館有簿書非病者所宜處固辭上曰設四方館為

卷九十八

十

官吏也使卿居之為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辭崇子光祿少卿彝宗正少卿昇廣通賓客頗受饋遺為時所譏主書趙誨為崇所親信受胡人賂事覺上親鞫問下獄當死崇復營救上由是不悅會曲赦京城敕特標誨名杖之一百流嶺南崇由是憂懼數請避相位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本十二月上將幸東都以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令馳驛詣闕遣內侍將軍楊思勗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途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上上嗟嘆良久益重璟 閏月姚崇罷為開府儀同三司源乾曜罷為京兆尹西京留守以刑部尚書宋璟守吏部尚書兼黃門監紫微侍郎蘇頌同平章事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敢犯顏正諫上甚敬憚之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突厥默啜自則天世為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荃且緣切默啜北擊拔曳固并卒頡質累自柳林突出斬之時郝靈荃奉使在突厥頡質累以其首歸之與借詣闕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傲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慟哭而

姚宋賢相

仲舒知古齊濟知今太廟壞

以姚崇為諛臣

論漢儒言災異為愛君

玄宗

死璟與蘇頲相得其甚厚頲遇事多讓於璟璟每論事則頲為之助
 璟嘗謂人曰吾與蘇氏父子皆同居相府僕射寬厚誠為國器然
 獻可替否吏事精敏則黃門過其父矣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
 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恊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
 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它人莫得比焉
 二人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
 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濟練
 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歎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
 今問齊君可以無缺政矣及頲傳罷十道按察使
 五年春正月癸卯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時上將幸東都以
 問宋璟蘇頲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災
 異為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對曰太廟屋材皆符堅時物歲久
 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且王者以四海為家陛下以
 關中不稔幸東都百司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應遷神主於太極
 殿更修太廟如期自行耳上大喜從之賜崇絹二百匹己酉上行

鑑九十八

十一

享禮於太極殿命姚崇五日一朝仍入閣供奉恩禮更厚有大政
 輒訪焉右散騎常侍褚無量上言隋文帝富有天下遷都之日豈
 取符氏舊材以立太廟乎此特諛臣之言耳願陛下克謹天戒納
 忠諫遠諂諛上弗聽辛亥行幸東都過崤谷上何交切二崤函道
 隘不治上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宋璟諫曰陛下方事巡幸今
 以此罪二臣臣恐將來民受其弊遽命釋之璟曰陛下罪之以臣
 言而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請令待罪朝堂而後赦之上從之
 石敏若曰學者多譏漢儒言災異以災惑世主昔孔子嘗著天
 變於春秋漢儒因而牽繫舉象類以應事為不迂則怪然其用
 心歸于愛君而已何以知其然耶蓋先王之迹具載于簡編中
 才庸主率無篤信之心以儒為詬病以書為糟粕為之臣者獨
 憑古道以事上一旦人君不肯聽用則將如之何漢儒曰天地
 茫昧有上宰存焉常於幽冥伺察人君所為一事不善則振
 動之災隨之身亡國滅可懼故也故人君雖不稽古猶有畏天
 之意而不敢肆漢儒又造端創議以神明之前期而告曰後宮

宋慶
禮開
屯田

宋璟
請抑
權寵

宋璟
請復
貞觀
政制
孫平
字諫
遷中
宗

太甚權臣太逼則有某灾未幾而河決日蝕也前期而告曰宗廟簡祀妃后與政當有某灾未幾而火灾地震也言有證効故人君亶亶於為善然則漢儒談天豈為無說哉夫一幸東都天未必示變固如崇論然開明皇很天之心實自崇始棟橈壞壓曰木朽也非天也則後有大變異明皇例以為適然耳雉離而不正事未偃而不出郊人君尚可與之言乎崇相明皇是矣然不免挾數以事其君其出張說罷魏知古響捷奇變類戰國士所為至宋璟則徑行無文救元忠如拯溺疾二張如惡臭天姿則然未嘗舞智於明義閒嗚呼廣平尤賢與

奚契丹既內附具州刺史宋慶禮建議請復營州三月制復置營州都督於柳城兼平盧軍使以太子詹事姜師度為營田支度使與慶禮等築之三旬而畢慶禮清勤嚴肅開屯田八十餘所招安流散數年之間倉廩充實市邑浸繁初上微時與太常卿姜皎親善及誅竇懷貞等皎預有功由是寵遇羣臣莫及常出入卧内與后妃連榻宴飲賞賜不可勝紀弟晦亦以皎故累遷吏部侍郎

宋璟

十一

宋璟言皎兄弟權寵太盛非所以安之上亦以為然七月庚子以晦為宗正卿因下制曰西漢諸將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以優閑自保皎宜放歸田園散官勳封皆如故皎傳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於正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上宅買切解豸也唐制殿中侍御史戴黑豸升殿糾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為護隱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左右密奏監奏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得互相彈奏率以險詖相傾覆及宋璟為相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冬十月伊闕人孫平子上言春秋譏魯躋僖公躋踐西也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今遷中宗於別廟而祀睿宗在閔下而魯并之閔上春秋譏焉正與魯同兄臣於弟猶不可躋况弟臣於兄可躋之於兄上乎若以兄弟同昭則不應出兄置於別廟願下羣臣博議遷中宗入廟

逆祀
責首
相

為諸
皇子
制名

編校
群書

禁惡
錢

張嘉
貞為
忠

宗

事下禮官太常博士陳貞節馮宗蘇獻議以為七代之廟不數兄弟殷代或兄弟四人相繼為君若數以為代則無祖禰之祭矣今睿宗之室當亞高宗故為中宗特立別廟中宗既升新廟睿宗乃祔高宗何嘗躋居中宗之上而平子引躋僖公為證誣罔聖朝漸不可長時論多是平子上亦以為然故議久不決蘇獻頌之從祖兄也故頌右之卒從禮官議平子論之不已謫為康州都城尉南軒曰魯躋僖公於閔公之上逆祀也然猶共為一廟未至遷之他廟也開元之際不惟躋睿宗於中宗之上而又遷中宗於別廟比之於魯則其過豈止於逆祀哉知魯之逆祀為文仲之罪則知唐遷中宗於別廟乃宋璟之罪矣

上命宋璟蘇頌為諸皇子制名及國邑之號又令別制一佳名及佳號進之璟等上言七子均養著於國風今臣等所制名號各三十餘輒混同以進以彰陛下履壽無偏之德上甚善之景祕書監馬懷素奏省中書散亂訛缺請選學術之士二十人整比較補從之於是搜訪逸書選吏繕寫命國子博士尹知章桑泉尉韋

卷九一八

十三

述等二十人同刊正以左散騎常侍褚無量為之使於乾元殿前編校羣書傳本

六年春正月廣州吏民為宋璟立遺愛碑璟上言臣在州無它異迹今以臣光寵成彼謫欲革此風望自臣始請敕下禁止上從之於是它州皆不敢立景本傳

敕禁惡錢如字漢法敢雜以錢鐵日鑄錢不雜鐵則無利雜則重二銖四分以上乃得行斂人間錢惡惡錢謂雜錢鐵盜鑄者矣惡錢鎔之更鑄如式錢於是京城紛然賣買殆絕宋璟蘇頌請出太府錢二萬緡置南北市以平價賣百姓不售之物售承呢切賣也可充

官用者及聽兩京百官豫假俸錢庶使良錢流布人間從之食三月天兵軍使張嘉貞入朝有告其在軍奢僭及贓賄者按驗無狀上欲反坐告者嘉貞奏曰今若罪之恐塞言路使天下之事無由上達願特赦之其人遂得減死上由是以嘉貞為忠有大用之意本有薦山人范知璿旬緣切文學者并獻其所為文宋璟判

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佞諛山人當極言讜議上多切豈且偷合苟容文章若高自宜從選舉求試不可別奏夏四月河南參軍鄭

宋璟
叙用
人才

銑典宋陽丞郭仙舟投匭獻詩觀居海切敕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至於特用不切事情宜各從所好並罷官度為道士唐初州縣官俸皆令富戶掌錢出息以給之息至倍稱多破產者秘書少監崔沔上言請計州縣官所得俸於百姓常賦之外微有所加以給之上從之鮑宋璟奏括州負外司馬李崑儀州司馬鄭勉並有才畧文詞但性多異端好是非改變若全引進則咎悔必至若長弃捐則才用可惜請除渝破二州刺史又奏大理卿元行冲素稱才行初用之時實允命議當事之後頗非稱職請復以為左散騎常侍以李朝隱代之陸象先開於政體寬不容非請以為河南尹從之

七年夏四月王仁皎薨其子駙馬都尉守一請用竇孝謀例築墳高五丈一尺上許之宋璟蘇頌固爭以為竇大尉墳議者頗譏其高大當時無人極言其失豈可今日復踵而為之夫以后父之尊欲高大其墳何足為難而臣等再三進言者蓋欲成中宮之美耳况今日所為當傳無窮永以為法可不慎乎上悅曰朕每欲正身

八益之一八

一四

賞諫

日食
修德
月食
修刑

寧王
諫殺
衛士

宋璟
諫濫
官

玄宗

率下况於妻子何敢私之然此乃人所難言卿能固守典禮以成朕美垂法將來誠所望也賜璟頌帛四百匹五月己丑朔日有食之上素服以俟變撤樂減膳命中書門下察駁系囚賑饑之勸農功宋璟等奏曰陛下勤恤人隱此誠蒼生之福然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所謂修德也君子恥言浮於行苟推至誠以行之不必數下制書也本傳九月徙宋王憲為寧王上嘗從複道中見衛士食畢弃餘食於甕中怒欲杖殺之左右莫敢言憲從容諫曰陛下從複道中窺人過失而殺之臣恐人人不自安且陛下惡弃食於地者為食可以養人也今以餘食殺人無乃失其本乎上大悟蹶然起曰微兄幾至濫刑遽釋衛士是日上宴飲極歡自解紅玉帶并所乘馬以賜憲上以岐山令王仁琛丑林藩邸故吏墨敕令與五品官宋璟奏故舊恩私則有大例除官資歷非無公道仁琛鄉緣舊恩已獲優改今若再蒙超獎遂於諸人不類又是后族湏杜輿言乞下吏部檢勘苟無負犯於格應留請依資稍優注擬從之寧王憲奏選人薛嗣先請

授官
請付
吏部

授微官事下中書門下璟奏嗣先兩選齋郎雖非灼然應留以懿親之故固應微假官資在景龍年中常有墨敕處分謂之斜封自大明臨御茲事杜絕行一賞命一官必是緣功與才皆歷中書門下至公之道唯聖能行嗣先幸預姻戚不為屈法許臣等商量望付吏部知不出正敕從之

考異

開元元年六月太平公主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唐曆曰宰相有七四出其門天子孤立而無援新舊傳皆云宰相七人五出主門下按是時竇懷貞蕭至忠岑羲崔湜與主連謀其不附主者郭元振魏知古陸象先三人也薛稷太子少保不為宰相或者新舊傳并象先數之唐曆不數象先耳

七月魏知古告公主欲以四日作亂上皇錄云公主謀不利於上與今上更立皇子獨專權期以是月七日作亂今上密知其事勒左右禁兵誅之按是月壬戌朔玄宗以三日甲子誅之今從玄宗錄

鑑元一八

一五

大平公主賜死 新傳云三日乃出太上皇實錄曰公主聞難作遁入山寺數日方出禁錮終身諸子皆伏誅今從新舊傳睿宗實錄

三年五月姚崇奏遣御史捕蝗 舊傳開元四年山東蝗大起崇奏請捕瘞按本紀三年六月山東諸州大蝗姚崇奏請差御史下諸道促官吏遣人驅撲焚瘞從之是歲田收有獲人不甚飢四年又云是夏山東河南河北蝗蟲大起遣使分捕而瘞之又實錄今年十一月制以閒者河南河北災蝗水潦明年正月辛未以右丞況若水為爾州刺史五月敕曰今年蝗暴乃是茲生所由官司不早除迫信蟲成長看令留苗不恤人災自為身計向若信其拘忌不有指麾則山東之苗掃地俱盡然則三年有蝗崇令討捕不能盡明年又有蝗也從本紀

四年五月試縣令以理人策盧從愿李朝隱左遷 韋濟傳云問安人策一道今從唐曆盧從愿傳曰上盡召新授縣令一時於殿庭策試考入下第者一切放歸學問唐曆試在四月從愿李朝

案

隱疑在五月朝隱傳云四年春以授縣令非其人貶今從唐曆
又韋濟傳曰時有人密奏上曰今歲吏部選叙太濫縣令非材
全不簡擇及縣令謝官日引入殿庭問安人策試者一百餘人
獨濟策第一或有不書紙者擢濟為醴泉令二十餘人還舊官
四十五人放歸習讀今亦從唐曆

六月癸亥上皇崩 睿宗玄宗實錄皆作甲子按下云己巳睿宗一
士齋度万安公主為女道士今從舊本紀唐曆

五年正月幸東都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宋璟諫實錄此年五
月乙巳以李朝隱為河南尹宋璟傳云上次來寧之嶠谷馳道
隘狹車騎停擁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王怡失於部伍上令黜
其官爵二傳相違蓋當時河南尹不知何人非朝隱耳又明皇
雜錄曰上幸東都至繡嶺宮當時炎酷上以行宮狹隘謂左右
曰此有佛寺乎吾將避暑於廣廈或云六軍填委於其中不可
速行上謂高力士曰姚崇多計弟往覘之力士回奏曰姚崇方
鎮締絡乘小駟按轡於木陰下上悅曰吾得之矣遽命小駟而
頓銷煩溽乃歎曰小事尚如此觸類而長之天下固受其惠矣
按正月東幸二月至東都未炎暑也今不取

鑑九一八

十六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八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九

唐紀

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 夏

開元八年春正月侍中宋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謂中丞李謹度曰服不更訴者出之尚訴未已者且繫由是

人多怨者會天早有魃滿撥切詩大雅曰旱魃為虐如揆如焚注也神異經云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目在頂上走優人作魃狀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魃

戲於上前問魃何為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魃曰負冤者

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抑之故魃不得不出上心以為然時璟

與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蘇頌建議嚴禁惡錢江淮間惡錢尤甚璟

以監察御史蕭隱之充使括惡錢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上於

是貶隱之官罷璟為開府儀同三司頌為禮部尚書以京兆尹源

乾曜為黃門侍郎并州長史張嘉貞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於

是弛錢禁惡錢復行矣 五月復置十道按察使 以源乾曜為

侍中張嘉貞為中書令乾曜上言形要之家多任京官使俊乂之

士沈廢於外臣三子皆在京請出其二入上從之因下制稱乾曜

之公命文武官効之於是出者百餘人張嘉貞吏事彊敏而剛躁

自用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外郎員嘉靜殿中侍御史

崔訓皆嘉貞所引進常與之議政事四人頗招權時人語曰令公

四俊苗呂崔員 上常不豫薛王業妃弟內直郎韋賓與殿中監

皇甫恂私議休咎事覺賓杖死恂貶錦州刺史業與妃惶懼待罪

上降階執業手曰吾若有心猜兄弟者天地實殛之即與之宴飲

仍慰諭妃令復位

九年春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偽甚衆請加檢

括融攷之玄孫也融字二月敕有司議招集流移按詰巧偽之法

以聞 制州縣逃亡戶口聽百日自首或於所在附籍或牒歸故

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即加檢括謫徙邊州公私敢容庇者抵罪

以宇文融充使括逃移戶口及籍外田所獲巧偽其衆遷兵部員

外郎兼侍御史融奏置勸農判官十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其新

附客戶免六年賦調使者競為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陽

優戲 諫寃 獄

宋璟 罷相

乾曜 自出 其子

宇文融 請括戶口

玄宗

鑑九一九

一

張

康待賓反

陸象先政尚寬簡

王峻斬康待賓

姚崇戒延僧道

吳兢直筆一行造新曆

玄宗

翟尉皇甫憬上疏言其狀上方在融貶憬盈川尉州縣希旨務於獲多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為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本傳蘭也州胡康待賓誘諸降戶同反夏四月攻陷六胡州有眾七萬進逼夏州命朔方大摠管王峻隴右節度使郭知運共討之 敕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各舉縣令一人視其政善惡為舉者賞罰 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多曉諭遣之州錄事言於象先曰明公不施箠撻何以示威象先曰人情不遠此屬豈不解吾言邪解下解也必欲箠撻以示威當從汝始錄事慙而退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本傳先 秋七月王峻大破康待賓生擒之斬於西市先是叛胡潛與党項通謀党多曩切漢西羌別種攻銀城連谷據其倉庾張說將步騎掩擊大破之党項乃更與胡戰胡眾潰說安集党項使復其居業討擊使阿史那獻以党項翻覆請并誅之說曰王者之師當伐叛柔服豈可殺已降邪因奏置麟州以鎮撫党項餘眾 九月梁文獻公姚崇薨遺令佛以清淨慈悲為本而愚者寫經造像

益二九

二

冀以求福汝曹勿終身不寤追薦冥福道士見僧獲利效其所為尤不可延之於家當求為後法本傳崇 十一月國子祭酒元行冲上羣書四錄凡書四萬八千一百六十九卷 安州別駕劉子玄卒子玄即知幾也避上嫌名以字行著作郎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說修史見之知兢所為謬曰劉五殊不相借兢起對曰此乃兢所為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後說陰祈兢改數字兢終不許曰若徇公請則此史不為直筆何以取信於後本傳 太史上言麟德曆浸疎高宗時李淳風作甲子元曆以麟德曆日食屢不效上命僧一行更造新曆一行姓張氏郊國公謹之孫也出家為僧隱於嵩山詔造新曆一行於其推大衍數立術以應之撰開元大衍曆道士那和璞嘗謂尹惜曰是推大衍數立術以應之撰開元大衍曆差一歲當差一日必有聖人正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衍曆差之謬則洛下閎 率府兵曹梁令瓚造黃道遊儀一行受詔造治新曆史無黃道儀梁令瓚以木為游儀一行是之乃奏曰李淳風黃道儀法頗難術遂廢臣更造游儀使黃道交於奎軫之間內施白道度法用究陰陽盈縮動合天運簡而易從也其儀以古尺四分五寸九分也古以測候七政日月五星所謂游儀也

收職

十年春正月收職田畝率給倉粟二斗

職實力切唐初文武官給

田侵漢百姓詔給

田多寡每畝給粟二斗還謂之地職初上之誅韋氏也王皇后頗

預密謀及即位數年色衰愛弛施氏切解也漢書以色武惠妃有

寵陰懷傾奪之志石心不平時對上有不遜語上愈不悅密與秘

書監姜皎謀以後無子廢之皎泄其言上怒杖皎六十流欽州卒

於道康待賓餘黨康願子反自稱可汗張說發兵追討擒之其

黨悉平徙河曲六州殘胡五萬餘口於許汝唐鄧仙豫等州空河

朔方千里之地先是緣邊戍兵常六十餘萬說以時無疆寇奏

罷二十餘萬使還農上以為疑說曰臣久在疆場具知其情將帥

苟以自衛及役使營私而已若禦敵制勝不必多擁冗卒以妨農

務陛下若以為疑臣請以關門百口保之上乃從之初諸衛府兵

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

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為之制逋逃

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

兵農之分自此始矣

鑑九十九

三

二

李泳曰太宗為府衛之法蓋三代鄉遂之遺制也雖其後不能

無弊使張說能因其法而損益之則府衛之制何患其不可復

哉今也以其逃亡之故乃召募壯士以充宿衛不問色役而優

為之制使兵農之分自此而始一變而為曠騎再變而為藩鎮

終之唐室膏肓之患遂至不救則說之於唐室其為基禍之罪

大矣

前廣州都督裴佖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張嘉貞請杖之張說

曰臣聞刑不上大夫為其近於君且所以養廉恥也故士可殺不

可辱臣竊巡北邊聞杖姜皎於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

應死則死應流則流奈何輕加笞辱以卑隸待之卑在卑切隸

士臣卑卑臣姜皎事往不可復追佖先據狀當流豈可復蹈前

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說曰宰相時來則

為之若國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輩吾此言非為佖先乃

為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上將幸晉陽因還長安張說言

於上曰汾陰睢上汾符分切河東縣名明皇祀后土獲寶鼎改曰

寶鼎縣唯蘇林曰唯音誰如淳曰唯者河之東

張說論裴佖先

變府衛法

兵農自張說分

張說奏減戍兵

玄宗

修右土祠

置麗正書院

論明皇右文不真得儒

罷括逃人選白丁埋金

岸特地掘長四五里廣二里餘高十餘丈汾陰縣治雅之土祠在縣西汾水在雅之北西流與河合顏師古曰以其形高起如人况雅故以各云一說此臨汾水之上地名雅音與有漢家同彼雅人呼蔡音如誰故轉為雅字耳漢舊儀云蔡上

十一年正月祭后土于汾陰貶平遙令王同慶為贛尉贛古送切

聚文學之士秘書監徐堅太常博士會稽賀知章監察御史趙冬

曦等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為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

書舍人陸堅以為此屬无益於國徒為糜費欲悉奏罷之張說曰

自古帝王於國家无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声色今天子獨延禮

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上聞之

重說而薄堅本傳西山先生曰臣按明皇初政好學右文其盛如此可謂美矣使

當時得一真儒在輔導弼諧之地日以堯舜三王之道六經孔

孟之言陳之於前必格物以致其知則於是非邪正之辨瞭然

不惑而張九齡李林甫之忠邪不至於用舍倒置矣必誠意以

正其心則於聲色貨利之誘確乎不移而惠妃太真之蠱媚王

鉞宇文融之聚斂不得進矣必修身以正其家則於父子夫婦

之倫朝廷宮寢之政各盡其道安得有信讒廢殺三子之禍又

安得有祿山瀆亂宮闈之醜哉奈何張說之流不過以文墨進無量懷素亦不過章句儒帝雖有志於學而所以講明啓沃者僅如此是以文墨之盛雖極於開元而帝心已溺於宴安女子小人内外交煽根本日蠹欲其亡禍亂得乎故人君之學苟不知以聖王為師以身心為主未見其有益也

秋八月敕前令檢括逃人慮成煩擾天下大同宜各從所樂令所在州縣安集遂其生業十一月祀南郊赦天下命尚書左丞蕭嵩與京兆蒲同歧華州長官選府兵及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衛一年兩番州縣毋得雜役使

中書門下列五房於其後分掌庶政初監察御史杜暹因按事至突騎施突騎施饋之金暹固辭左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埋於幕下出境移牒令取之虜大驚度磧追之不及及

宗

命大史測日晷

遣使巡行 選名臣補 刺史

廢王皇后

揚瑒抗文 融字

宗

安西都護闕或薦遲往使安西人服其清慎本傳

十二年四月命太史監南宮說等於河南北平地測日晷居浦切

問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及極星夏至日中立八

尺之表同時候之陽城晷長一尺四寸八分弱夜視北極出地高

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浚儀岳臺晷長一尺五寸微強極高三十

四度八分南至朗州晷長七寸七分極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州

晷長二尺二寸九分極高四十度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

九十步晷差一尺五寸三分極差十度半又南至交州晷出表南

三寸三分八月海中南望老人星下眾星粲然皆古所未名大率

去南極二十度以上皆見老人一星在孤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

星古未名者史云乃渾天家以爲常沒地中者也出天文志 六月制聽逃戶自首闕所在閑

田隨宜收稅毋得差科征役租庸一皆蠲免仍以兵部員外郎兼

侍御史宇文融爲勸農使巡行州縣與吏民議定賦役 上以山

東阜命選臺閣名臣以補刺史壬午以黃門侍郎王丘中書侍郎

崔沔禮部侍郎知制誥韓休等五人出爲刺史初張說引崔沔爲

八鑑九二九

六五

梁

中書侍郎故事承宣制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沔曰設官分職

上下相維各申所見事乃無失侍郎令之貳也豈得拱默而已由

是遇事多所異同說不悅故因是出之 姜皎既得罪王皇后愈

憂畏不安后兄太子少保守一以后無子使僧明悟爲后祭南北

斗剖霹靂未書天地字及上名合而佩之祝曰佩此有子當如則

天皇后事竟廢爲庶人移別室安置 八月己亥以宇文融爲御

史中丞融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諸州先牒上勸農使後申中

書省司亦待融指搗然後處決時上將大攘四夷急於用度州縣

畏融多張虛數凡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歲終增緡錢數百

萬悉進入宮由是有寵議者多言煩擾不利百姓上令集百寮於

尚書省議之公卿已下畏融恩執皆不敢立異惟戶部侍郎楊瑒

丑亮獨抗議以爲括客免稅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

所得不補所失未幾瑒出爲華州刺史融傳及食貨志 廢后王氏卒

後宮思慕后不已上亦悔之

十三年二月以御史中丞宇文融兼戶部侍郎制以所得客戶稅

命衛士曰廣騎

自選刺史

張說獻封禪儀

裴光庭論防邊事

水運渾天儀

登泰山封禪

玄宗

錢均充所在常平倉本又委使司與州縣議作勸農社使貧富相

恤耕耘以時食更命長從宿衛之士曰廣騎上忽郭切張弩

壞衛士耕散張說請一切分隸十二衛隋制十二衛唐因之曰調

募士宿衛又更弓曰強騎分隸十二衛衛曰號騎衛曰武衛曰屯

衛曰禁衛曰候衛為左右馬摠十二萬人為六番兵上自選

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大理卿源光裕尚書左丞楊承令兵部侍郎

寇泚等十一人為刺史命宰相諸王及諸司長官臺郎御史錢於

洛濱供張其盛賜以御膳太常具樂內坊歌妓上自書十韻詩命

將軍高力士賜之汾州刺史楊承令不欲外補意怏怏自言吾出

守有由上聞之怒貶睦州別駕張說草封禪儀獻之夏四月丙

辰上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上曰仙者憑虛之論

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朕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殿其

書院官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上為直學士以張說知院事右

散騎常侍徐堅副之上欲以說為大學士說固辭而止說以大駕

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議加兵守邊召兵部郎中裴光庭謀之光

庭曰封禪者告成功也今將升中于天而戎狄是懼非所以昭盛

德也說曰然則若之何光庭曰四夷之中突厥為大比屢求和親

而朝廷羈縻未決許也今遣一使徵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

承命突厥來則戎狄君長無不皆來可以偃旗卧鼓高枕有餘矣

說曰善說所不及即奏行之冬十月作水運渾天成上具列宿

注水激輪令其自轉晝夜一周別置二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逆

天而行淹速合度置木匱於地平令儀半在地下又立二木人每

刻擊鼓每辰擊鍾機械皆藏匱中車駕發東都十一月己丑上

備法駕至泰山足御馬登山留從官於谷口獨與宰相及祠官俱

登上問禮部侍郎賀知章曰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祕之對曰或密

求神仙故不欲人見上曰吾為蒼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群臣

庚寅上祀昊天上帝於山上群臣祀五帝百神於山下之壇其餘

倣乾封故事儀志初隋末國馬皆為盜賊及戎狄所掠唐初纔

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

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為八坊四十八監

各置使以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垂拱以後馬潛耗大半

王毛仲善牧馬

幸孔子宅致祭

遷賞良吏

宋璟剛直老而彌篤

上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為內外閑廐使少卿張景順副之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上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為群望之如雲錦上嘉毛仲之功加毛仲開府儀同三司

車駕發泰山庚申幸孔子宅致祭上還至宋州宴從官於樓上刺史寇泚預焉酒酣上謂張說曰鄉者屢遣使

臣分巡諸道察吏善惡今因封禪歷諸州乃知使臣負我多矣

州刺史王丘餼牽之外一無它獻餼許氣切詩小雅注云牛羊豕語注云牲生曰餼左氏餼牽竭矣魏州刺史崔沔供張無錦繡示

我以儉濟州刺史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人或重擾則

不足以告成朕常寘之坐隅且以戒左右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

恩直良吏矣顧謂寇泚曰比亦屢有以酒饌不豐訴於朕者知卿

不借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宰臣帥羣臣起賀樓上皆稱萬

歲由是以丘為尚書左丞沔為散騎侍郎耀卿為定州刺史十二

月還東都王毛仲有寵於上百官附之輻湊毛仲嫁女上問何

須毛仲頓首對曰臣万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張說源乾曜輩豈

不可呼邪對曰此則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

也對曰然上笑曰朕明日為汝召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

昏事卿等宜與諸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眾客未敢舉筋待璟

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庖遽稱腹痛而歸璟之剛直

老而彌篤上疑吏部選試不公時選期已迫御史中丞宇文融

密奏請分吏部為十銓甲戌以禮部尚書蘇頌等十人掌吏部選

試判將畢遽召入禁中決定吏部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左庶子吳

兢上表以為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

道昔陳平邴吉漢之宰相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閭死之人况大

唐方乘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之事乎凡選人書判並請委之有司

停此十銓上雖不即從明年復故是歲東都斗米十五錢青齊

五錢粟三錢

闕駟曰明皇初用姚元崇則即吏序進皆以委之而不省及其

用宇文融則疑吏部之不公欲分十銓以自考試向也不侵宰

相之職今也自為吏曹之事一君之心而前後所為若出於二

禮修五

召用
崔隱甫

張說
罷中書令

贈岐
王為太子

太子
非贈官

置黑
水州

人者豈非輔相之賢否有以致之與

十四年春正月張說奏今之五禮貞觀顯慶兩曾修纂前後頗有

不同其中或未折衷陟隆切折衷平也或作中宋均云折斷也望

與學士等討論古今刪改施行制從之 上召河南尹崔隱甫欲

用之中書令張說薄其無文奏擬金吾大將軍前殿中監崔日知

素與說善說薦為御史大夫上不從以日知為左羽林大將軍以

隱甫為御史大夫隱甫由是與說有隙說有才智而好賄百官白

事有不合者好面折之至於叱罵上尺栗惡切訶也惡御史中丞宇文融之

為人且患其權重融所建白多抑之中書舍人張九齡言於說曰

宇文融承恩用事辯給多權數不可不備說曰鼠輩何能為四月

隱甫融及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奏彈說引術士占星徇私借侈受

納賄賂救源乾曜韋抗等鞫之事頗有狀上意憐之但罷說中書

令相傳以李元紘平萌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元紘以清儉著

故上用為相 太子太傅岐王範薨贈謚惠文太子上為之徹膳

累旬

鑑二九

八

范祖禹唐鑑曰太子君之貳將以付畀宗廟社稷之重非官爵也而以為贈何哉雖親愛其弟欲以厚之然不正之禮不足為

後世法也

九月己丑以安西副大都護積石節度使杜暹同平章事自王孝

傑克復四鎮復於龜茲置安西都護府以唐兵三萬戍之百姓苦

其役為都護者惟田揚名郭元振張嵩及暹皆有善政為人所稱

十月上幸汝州廣成湯楊思勗討反獠生擒梁大海等三千餘人

斬首二萬級而還 是歲黑水靺鞨音未遣使入見上以其國為

黑水州仍為置長史以鎮之勃海靺鞨王武藝曰黑水入唐道由

我境往者請吐屯於突厥先告我與我偕行今不告我而請吏於

唐是必與唐合謀欲腹背攻我也遣其母弟門藝與其舅任雅將

兵擊黑水門藝嘗為質利子於唐諫曰黑水請吏於唐而我以

其故擊之是叛唐也唐大國也昔高麗全盛之時疆兵三十餘萬

不遵唐命掃地無遺况我兵不及高麗什之一二一旦與唐為怨

此亡國之執也武藝不從疆遣之門藝至境上復以書力諫武藝

藝

論服人當以信

王君 負破 吐蕃 十王 宅

百孫 院

宮中 育蚕

賈師 順保 常樂 縣

市戎 馬

玄宗

怒遣其從兄大壹夏代之大氏將兵召欲殺之門藝奔眾間道來奔間居制以為左驍衛將軍武藝遣使上表罪狀門藝請殺之上密遣門藝詣安西留其使者別遣報云已流門藝於嶺南武藝知之上表稱大國當示人以信豈得為此欺誑固請殺門藝上以鴻臚少卿李道邃源復不能督察官屬致有漏泄皆坐左遷暫遣門藝詣嶺南以報之謝海傳

十五年正月凉州都督王君奭破吐蕃於青海之西獲其輜重上莊持切下直用切輜載衣車重重載物車行者之所資惣曰輜重羊馬萬計而還上由是益事邊功夏五月上悉以諸子慶王潭等領州牧刺史都督節度大使大都護經略使實不出外初上即位附苑城為十王宅以

蓋之二九

九

居皇子雖開府置官屬及領藩鎮惟侍讀時入授書自餘王府官屬但歲時通名起居其藩鎮官屬亦不通名及諸孫浸多又置百孫院太子亦不居東宮常在乘輿所幸之別院 上命嬪妃以下宮中育蠶欲使之知女功 九月丙子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祿羅毗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州王君奭登城西望而泣竟不敢出兵莽布支別攻常樂縣令賈師順帥眾拒守及瓜州陷悉諾邏悉兵會攻之旬餘日吐蕃力盡不能克使人說降之不從吐蕃曰明府既不降宜斂城中財相贈吾當退師順請脫士卒衣悉諾邏知無財乃引去毀瓜州城師順遽開門收器械修守備虜果復遣精騎還視城中知有備乃去師順岐州人也 丙戌突厥毗伽可汗遣其大臣梅祿啜入貢吐蕃之寇瓜州也遺毗伽書欲與之俱入寇毗伽并獻其書上嘉之聽於西受降城為互市每歲齎縑帛數十萬匹就市戎馬以助軍旅且為監牧之種由是國馬益壯焉地以朔方節度使蕭嵩為河西節度等副大使嵩奏以張

守珪為瓜州刺史帥餘眾築故城板幹裁立幹居案切板幹說吐文築牆端木也

張守珪 瓜州

行開元大術曆

河隴拓境千里

揚取論士

以生日為千秋節

宗

蕃猝至城相顧失色莫有鬪志守珪乃於城上置酒作樂
虜疑其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擊之虜敗走時悉諾羅威名
甚盛蕭嵩繼反間於吐蕃云與中國通謀贊普召而誅之贊王
吐蕃由是少衰

十六年正月宇文融請用禹貢九河故道開稻田并回易陸運錢
官收其利興役不息事多不就 二月以尚書右丞相致仕張說

兼集賢院學士說雖罷政事專文史之任朝廷每有大事上嘗遣
中使訪之 改曠騎為左右羽林軍飛騎 八月特進張說上開

元大術曆行之九年僧一行受詔推大術數作新曆十五年草成
篇畧例一篇曆議十篇上之起明年頒于有司時善算瞿曇悉曇者
怨不得預改曆事二十一年奏大術寫九執曆而其術未盡太子
右司禦率南宮說亦非之詔付御史李麟太史令豆欽主較靈臺
候簿大術十得七八麟德纔三四九執一焉乃罪說等而是否
失

右金吾將軍杜賓客破吐蕃于祁連城下時吐蕃復入寇蕭
嵩遣賓客將彊弩四千擊之戰自辰至暮吐蕃大潰獲其大將一
人 是歲制戶籍三歲一定分為九等

十七年三月瓜州都督張守珪沙州刺史賈思順擊吐蕃大同軍

卷九十九

十

大破之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攻吐蕃石堡城拔之仍分兵據守
要害今虜不得前自是河隴諸軍遊奕拓境千餘里上聞大悅更
命石堡城曰振武軍 國子祭酒楊瑒上言以為省司奏限天下
明經進士及第每年不過百人竊見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
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史之得仕
也臣恐儒風浸墜廉恥日衰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損不
應獨抑明經進士也又奏主司帖試明經不務求述作大指專取
難知問以孤經絕句或年月日請自今並帖平文上其然之選
及瑒 八月癸亥上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左丞相乾曜右
丞相說帥百官上表請以每歲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布於天下咸
令宴樂尋又移社就千秋節

范祖禹唐鑑曰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為父母劬勞之日也乾
曜等乃以人主生日為節又移社以就之夫節者陰陽氣至之
候不可為也社者國之大祀不可移也明皇享國既久驕心浸
生乾曜說不能以義正君每為諂首以逢迎之後世猶謂說等

張嘉貞不營家產

宇文融治財得幸

融以賊贖得罪

令百官行樂

裴光庭用資格

皇甫惟明親和

案

為名臣不亦異乎

工部尚書張嘉貞薨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嘉貞曰吾
貴為將相何憂寒餒若其獲罪雖有田宅亦無所用比見朝士廣
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為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聞者是
之敕以人間多盜鑄錢始禁私賣銅鉛錫也餘專切說文青金及
也錫銀鉛之間也以銅為器皿其采銅鉛錫者官為市取也食宇文融性精敏應
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於上始廣置諸使競為聚斂由是百官浸
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皆怨苦之為人踈躁多言好自矜伐在
相位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信安王禕以軍功有
寵於上融疾之禕入朝融使御史李寅彈之泄於所親禕聞之先
以白上明日寅奏果入上怒九月壬子融坐貶汝州刺史凡為相
百日而罷是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於融融既得罪國用不
足上復思之謂裴光庭等曰卿等皆言融之惡朕既黜之矣今國
用不足將若之何卿等何以佐朕光庭等懼不能對會有飛狀告
融賊贖事司農少卿蔣岑奏融在汴州隱沒官錢鉅萬計制窮治

卷九十九

十一

其事融坐流巖州道卒融傳

十八年二月初令百官於春月旬休選勝行樂自宰相至員外郎
凡十二筵各賜錢五千緡上或御花萼樓邀其歸騎留飲迭使起
舞盡歡而去 四月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
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
者又州縣亦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
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
能否選滿則注限年躡級毋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其庸
愚沈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歎宋璟爭之不能
得光庭又令流外行署亦過門下省審融傳吐蕃兵數敗
而懼乃求和親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上曰
贊普嘗遺吾書悖慢此何可捨對曰贊普當開元之初年尚幼穉
安能為此書殆邊將詐為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則將
吏得以因緣盜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勳爵此皆姦臣之利非國
家之福也兵連不解日費千金河西隴右由茲困敝陛下誠命一

吐蕃復款附

王毛仲賜死

寵任宦官

使往視公主因與贊普面相約結使之稽顙稱臣永息邊患豈非御夷狄之長策乎上悅命惟明與內侍張元方便于吐蕃贊普大喜悉出貞觀以來所得敕書以示惟明冬十月遣其大臣論名悉獵隨惟明入貢自是吐蕃復款附吐蕃傳是歲天下奏死罪止二十四人開府儀同三司內外閑殿監牧都使王毛仲恃寵驕恣日甚上每優容之毛仲求兵部尚書不得怏怏形於辭色上由是不悅後因事激怒上乃下制述毛仲不忠怨望賜死本傳是時上頗寵任宦官往往為三品將軍門施祭戟上遺彌切戟有衣曰祭戟音訖逆切說文有技兵也周禮有長丈六尺奉使過諸州官吏奉之惟恐不及所得賂遺少者不減千緡由是京城第舍郊畿田園參半皆宦官矣參舍舍切揚思勗高力士尤貴幸思勗屢將兵征討力士常居中侍衛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後奏御事小者力士即決之執傾內外然力士小心恭恪故上終親任之

考異曰

玄宗開元九年四月康待賓反陷六胡州

實錄四月庚寅康待賓

卷之二十一

二

反命王峻討平之斬于都市五月丁巳既誅康待賓下詔云云

壬寅叛胡康待賓為稱葉護安慕容以叛七月己酉王峻擒康

待賓至京師腰斬之前後重複交錯相違今從舊紀

十一月元行冲上羣書四錄

集賢注記在九年春今從唐曆統紀

舊紀

十二年十一月上御馬登泰山

實錄唐曆統紀皆云備法駕登泰

山開元傳信記云上將封泰山益州進白驃上親乘之不知登

降之倦纔下山無疾而殫蓋曰白驃將軍按泰山非法駕可登

白驃近怪今從舊志

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生日宴百官

實錄云癸亥朔按長曆是月

已未朔癸亥五日也顧况歌曰八月五夜佳氣新昭成太后生

聖人實錄誤也

